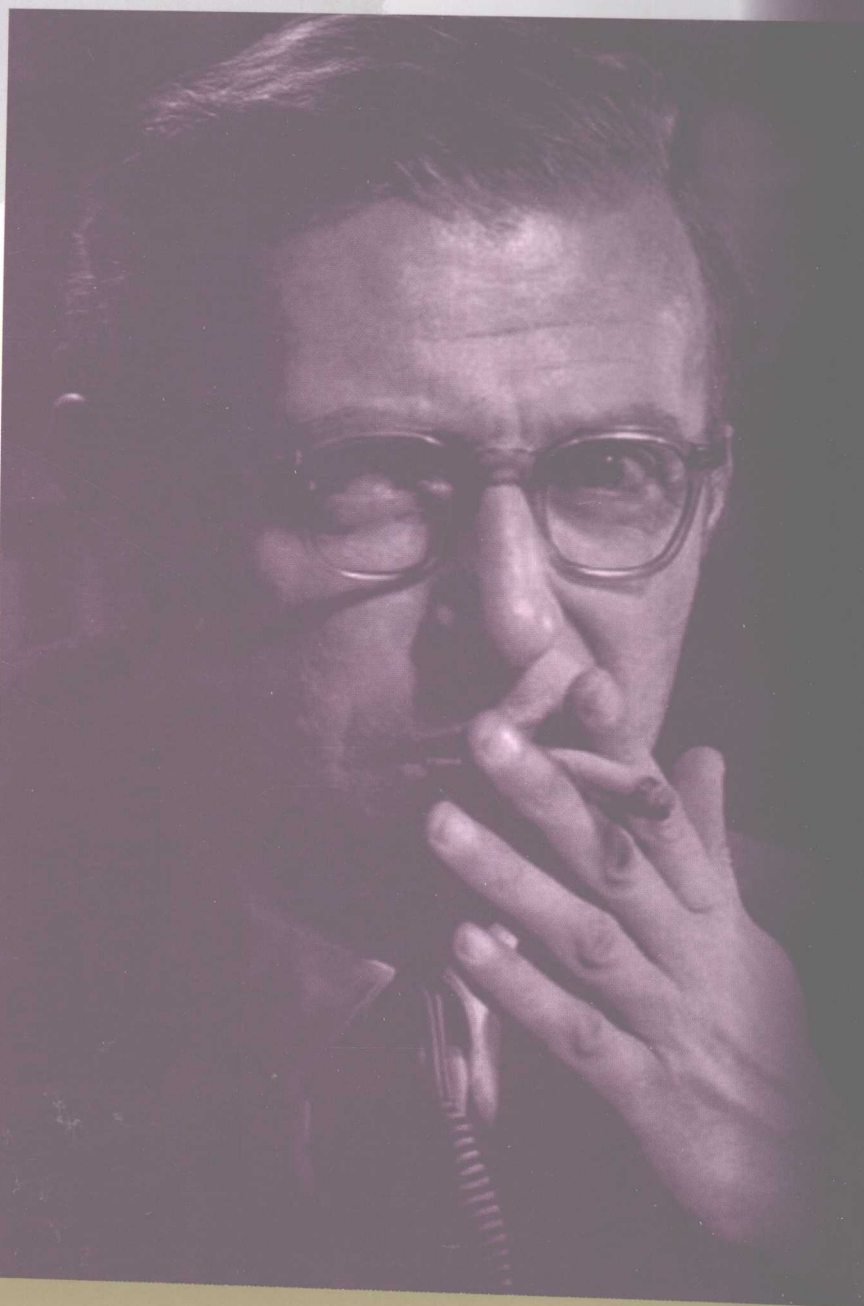


Celebration of Genius
名人谈名人

自我选择至上

柳鸣九谈萨特



爱“宣传自由的萨特”的人爱之入骨，赞他热爱“正义和权利”、“自由和友好”，与“小人物”和“底层”为友；是“文化巨子”，“20世纪的良心”，“世纪伟人”，“最时尚的哲学家”，“真正的穷人”，“拒绝接受私产”，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恨“专制的萨特”的人恨之入骨，“刻骨铭心地恶毒地诅咒”他，欲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说他“虚伪”，“风流成性”，“装成黑格尔”，是“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一辈子都奇怪地恨着戴高乐”。他是20世纪的司汤达，又是20世纪的斯宾诺莎。他被推崇，唯有戴高乐媲美；他遭嫉恨，有斯宾诺莎、伏尔泰为伍。

東方出版社

自我选择至上

柳鸣九 著

柳鸣九谈萨特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子曦 德玄馨

责任编辑：李椒元

特约编辑：任天歌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选择至上——柳鸣九谈萨特 / 柳鸣九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0

（“名人谈名人”系列丛书 / 德玄馨主编）

ISBN 978-7-5060-3223-0

I. 自… II. 柳… III. 萨特.J.P.(1905~1980)—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IV.B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8520 号

自我选择至上——柳鸣九谈萨特

ZIWO XUANZE ZHISHANG LIUMINGJIU TAN SATE

柳鸣九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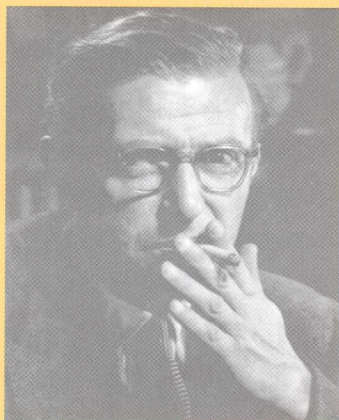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数：4000

字数：386 千字 印张：23.75 插图：302 幅

ISBN 978-7-5060-3223-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代序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柳鸣九问：“您是最了解萨特的人，我想听听您对萨特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的看法。”

波伏瓦答：“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他认为每个人必须获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因此，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 萨特 (1946)

到了巴黎，安顿了两天以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看让 - 保尔·萨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提名要见的作家名单中，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谈萨特。同行的金志平同志当然也乐于陪我去会见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萨特的挚友、终生伴侣。

其实，我去看萨特并不止一次，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在蒙巴那斯区办事时，经过那有名的公墓，我就不大合时宜地要进去先看一看。我看见了萨特就躺在进大门不远的墙根下。

正式凭吊的那天，气候阴凉，天空中迅速吹过一阵阵灰黑色的云，似乎雨意很浓，使行人有点

▼ 巴黎市全景

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市区面积为 105 平方公里，分 20 个区。1986 年巴黎市区人口约 213 万，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巴黎是一座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世界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每年接待的游客逾 8000 多万，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它除了有著名的欧洲城市雕塑艺术吸引人眼球，而且还有 75 个图书馆、50 个剧场、200 多个电影院、数不清的音乐厅，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巴黎歌剧院。巴黎是法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也是世界文化名城。法国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巴黎大学、综合工科学校、高等师范学院均设在巴黎。





▲鸟瞰巴黎凯旋门

巴黎凯旋门（L'arc de Triomphe）是法国为纪念拿破仑 1806 年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打败俄、奥联军而建，坐落在巴黎市中心戴高乐将军广场中央，12 条大街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气势磅礴，形似星光四射。工程由建筑师夏尔格兰设计，凯旋门高 49.54 米，宽 44.82 米，厚 22.21 米。1806 年奠基，历时 30 年于 1836 年落成。

担心，但又没有下。巴黎的十月总是这副德行，很少有晴朗的时候，不过，风倒是没有半点寒意，只使人感到凉爽而已。公墓外宽阔的人行道上，有几排高大的洋槐，在风的吹拂下奏出了和声，地面只散乱着少许刚刚发黄的树叶，如果不是前天夜间下了雨，也许它们还不会落下来。巴黎温和的十月，本来就无意于驱走绿意，更谈不上要以霜寒对枝叶相逼了。

蒙巴那斯公墓就在艾德加·基内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着常春藤的围墙，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的庄院，站在大门口，面前呈一“⊥”形的两条柏油路，构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线，横路与围墙平行，从大门口往右走不上二十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个浅黄的石墓，墓碑只有一尺来高，上面有简单的两行字：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仰看凯旋门

凯旋门四面有门，中心拱门宽 14.6 米，门楼以两座高墩为支柱，中间有电梯上下。在拱形圆顶之上有三层围廊，最高一层是陈列室，这里展示着有关凯旋门的各种历史文物以及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第二层收藏着各种法国勋章、奖章；最低一层则是警卫处和会计室。

要是没有那浅新的颜色，让 - 保尔·萨特是不引人注意的，他只在一丛立的墓碑中挤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远远不及那些不见经传但先占好了地盘的邻居们那么有气派，和他们那些高大的“门牌号”相比，他的那块低矮小巧，没有任何装饰

► 作者 1981 年
在法国巴黎萨
特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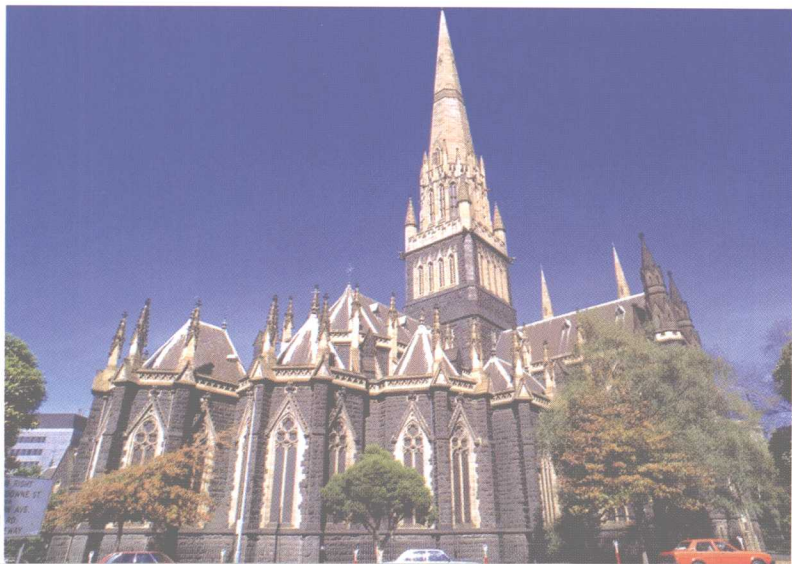
► 波伏瓦和萨特参加巴黎反种族主义集会游行（1961年11月1日）



▲ 萨特和波伏瓦在巴黎大街上

1946年，波伏瓦与萨特一起在巴黎街头漫步。其时波伏瓦比萨特遭受着更大的名声的压力。虽然名气不及萨特，但她的负面新闻比萨特要多。她被视为萨特的跟班，被称为女萨特。一家妇女杂志刊登了波伏瓦的照片，图片解说词是：除了学问之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

▼ 巴黎城市风光



▲ 萨特故居正门（巴黎波拿巴特街）

性的雕塑，朴实无华。但不同的是，我每次来的时候，萨特墓上都有鲜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鸢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邻居巍峨的府第前，却缺乏这些鲜艳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尽管墙外的大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墓地毕竟是墓地。一片凄清。一片寂寞。在这个简朴的墓前，如果只是为了“到此一



▲巴黎圣母院

从规模、年代和在考古、建筑上的价值来说，位于塞纳河河心小岛上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是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1189年举行高圣坛奉献仪式，1240年唱诗班席、西立面和中堂竣工，门廊、祈祷室和其他装修在其后一百年陆续建成。内部平面130×48米，屋顶高35米，塔高68米。由于时间的损坏，教堂于1844年整修，增加了106米的高塔，只有三个巨大的圆花窗仍保持着13世纪的彩色玻璃。塔的尖顶始终未建。后堂的飞扶垛尤其雄健优美。

游”，一分钟也就够了。

可是，因为墓中这个人物和我自己近两年的工作颇为有关，所以这天我在这个毫无游览观光价值的地方，却流连了将近一小时之久。

萨特的作品我早就读过一些，对他的情况也算还不陌生，因此，1979年在全国外国文学

▼巴黎夜景





▲巴黎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是法国人最喜爱的教堂之一。从外观上看，它通体洁白，优雅别致，是1870年巴黎人捐款而建成。

工作规划会上的发言(即《关于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里，专门谈到了他。那篇发言是针对日丹诺夫对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偏颇的论断长期在中国的影响而发的，目的只求冲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条条框框，

以促进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的评价和研究。这个发言曾经引起了多数同志与读者的共鸣，也有一部分同志善意而坦率地提出过商榷，这些都使我感到亲切、自然。1980年6月，萨特逝世，我应《读书》之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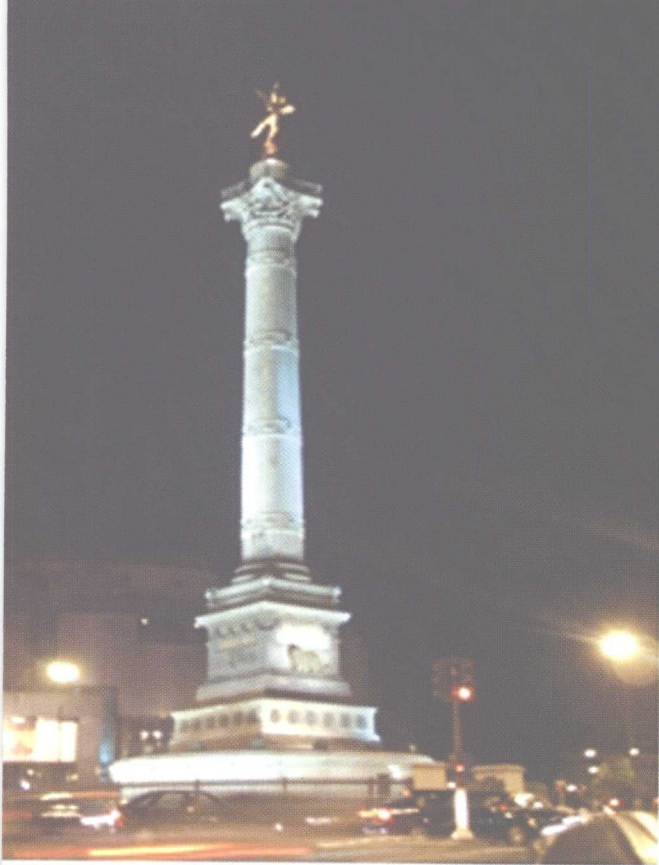
◀波伏瓦与萨特合葬在一起





鸟瞰巴黎特罗卡岱罗宫花园和夏悠宫





◀巴黎巴士底广场

巴士底狱已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巴士底”一词的法文原意是“城堡”，巴士底狱遗址(Place de la Bastille)位于巴黎市区东部，塞纳河右岸，这里曾于1369—1382年建起一座军事堡垒。1380年改为王家监狱。整座城堡占地2670平方米，四周建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石墙和8座高30多米的塔楼，四周有宽24米的深沟。早在16世纪，这里就开始关押囚禁政治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被关押在此。1789年巴黎人民奋然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1791年，巴黎人民拆毁了巴士底狱，在其旧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广场，1830年，又在广场中心建起一座烈士碑，以纪念七月革命。这座烈士碑高52米，圆柱体碑身用青铜铸成，顶端一尊金翅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提着被砸断的锁链，象征着获得了自由。在监狱遗址前方立着一块牌子：“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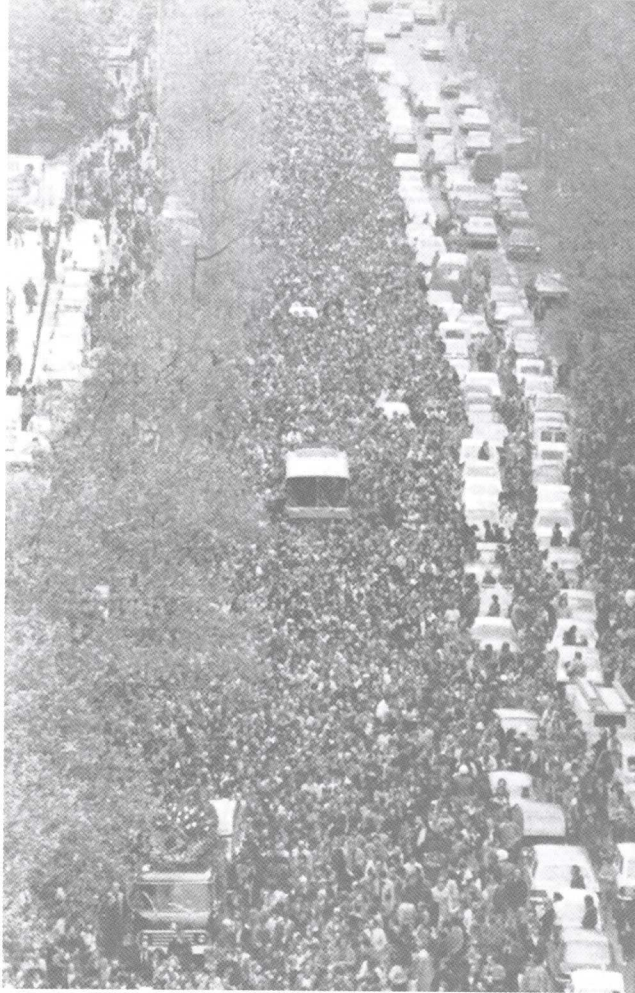
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发挥了前文中的一些观点，可是，不久，我就在一次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亲耳聆听了一个针对该文的大批判的发言，什么“批评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等等。我没有作任何答辩，只是下决心尽早把萨特资料专集编选出来，也算是一种答复。

正因为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所以我带着一种感情在萨特的墓前站了一会，而后，坐在它旁边一条木头已经发朽的破长凳上，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在这里多呆一会。我的思绪泛泛地想起萨特生平中的一些事：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反对侵朝战争、

◀巴黎先贤祠

先贤祠(Le Pantheon)是一处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拉丁区，建成于1791年。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之地。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





侵越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支持法国革命群众运动，挺身而出保护《人民事业报》，拒绝诺贝尔奖金和“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在哲学上提倡人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以获得积极的本质，过有意义的生活；

他的文学作品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还在作品中抨击和讽刺过种族主义、法西斯残余以及50年代的冷战狂热。我想，所有这些不正是汇入了当代进步正义事业的历史潮流中吗？不是和我们所经历过的路线平行发展的吗？为什么不可说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列宁曾把托尔斯泰的名字明确地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说“属于”，并不是说“等于”，更不是说“就是”，这是常识，不应该引起误解。何况，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本来都是无产阶级应该继承的。

看着金志平同志已经完成了参观整个墓地的任务，从远处走了过来，我结束了我的思绪，也从长凳上站起来，准备往回走。面积不大的公墓只有少数几个凭吊者，的确显得有些空旷，可是，一年多前，萨特葬礼那天，却曾有好几万人把萨特送到这里，它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多人群呢？

两天以后，当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谈起萨特时，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我真感到惊奇，那天竟有那么多那么多人为他送葬，什么人都有。”在另一个场合，我又听说，法国学术界对萨特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已经有了相当一批萨特学学者，不久还将成立萨特中心。萨特是人们公认的思想史上的一个伟人，这在法国已经是



▲巴黎城市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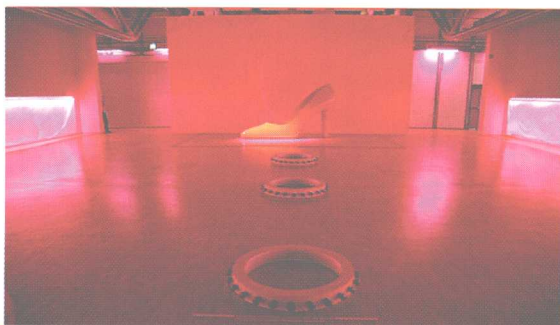
▲巴黎巧克力比赛金奖作品

巴黎年年都举办巧克力作品比赛展,原料均由巧克力做成,上面是2006年获得巧克力比赛金奖的作品。

►巴黎巧克力博览会的巧克力做成的服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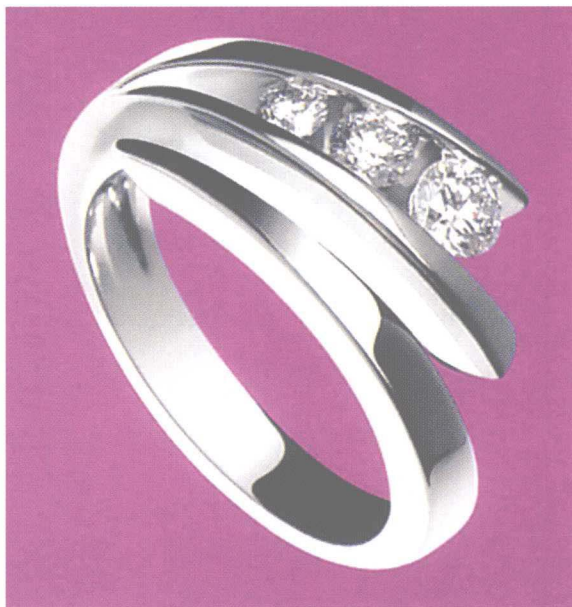
▼巴黎篷皮杜艺术中心艺术作品



法国当代艺术作品▶



▼巴黎最新流行的饰品



▼巴黎最新流行的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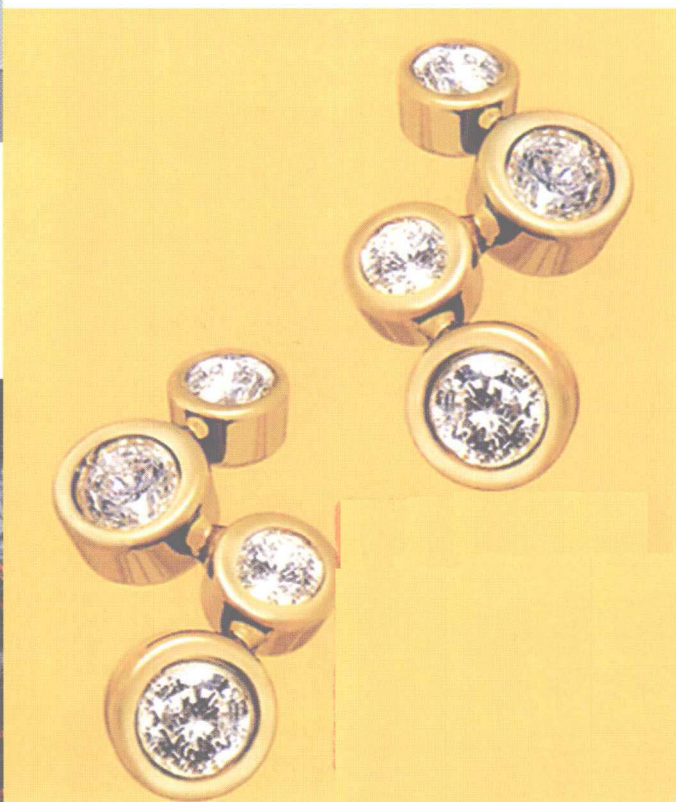
▲巴黎最新流行的饰品



▲巴黎当代艺术展作品 (2006)

▼法国当代绘画作品

这幅作品色彩绚丽，用笔狂放，笔法似火山喷薄岩浆流淌，画风明显受了抽象派绘画艺术的影响。





▲巴黎波伏瓦步行桥

西蒙娜·德·波伏瓦步行桥是巴黎塞纳河上的第37座桥，是巴黎塞纳河上的第四座步行桥。它是巴黎市政府于1999年决定建造的，2006年6月竣工。桥长304米，跨河主体长度200米，宽15至20米；钢构总重1600吨，有效载重550吨；桥面橡树铺面4000平方米；上层最大坡度11%，下层最小坡度低于4%；工程造价2100万欧元。图为步行桥全景（右）及桥面（左）。

▼波伏瓦小说《美丽的形象》中译本封面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美丽的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范荣译

无需再争议的了。其实，何尝在法国如此呢？在世界其他地方，萨特也被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而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巨大课题。今年上半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怀德纳图书馆的书库里，亲眼看到世界各国出版的评介和论述萨特的专著，就有整整两大书架之多。

可惜萨特已经去世，我来巴黎太迟了。不过，西蒙娜·德·波伏瓦还在，在我的心目中，她与萨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在求学时代就相识并成了终生伴侣，只不过他们为了表示对传统习俗的藐视，而从未举行结婚仪式；他们同时开始创作活动，她帮萨特建立了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主义这一独特的路标，她以与萨特思想倾向一致的作品，而和他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上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文学；她在政治上始终是萨特的同志和战友，共同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从事过种种进步的事业，一同访问过新中国，对中国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如果用简单化的语言来说，她实际上是萨特的妻子，